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袁紹傳 子 譚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

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

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

郭緣生述征記曰黎陽城

西袁譚城城南又有一城是曹公攻譚之所築

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

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

尚戰於外門

鄂鄂之門

譚敗乃引兵還南皮

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

亭故此曰南皮

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

尚問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

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

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

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

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

守

前書蒯通曰必將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

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

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

魏志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
譚使毗詣太祖求和毗見太

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
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
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一旦求
救於明公此可知也○劉攽曰注直言當論其執耳案

文多一
言字

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

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

左傳曰震蕩播越
書曰彝倫攸斁

常也倫理也攸
所也斁敗也

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

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

言太公者尊
之謂紹也

雖楚

魏絕邈山河迥遠

楚荊州也
魏冀州也

戮力乃心共獎王室

左傳
曰同

好惡獎王室杜預曰獎助也

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

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賢胤承統

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

奕重也國語曰奕代載德

摧嚴

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

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

詩小雅曰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史記費無忌得寵於楚平王為太子建少傅無寵於太子日夜讒太子於王欲誅太子太子亡奔宋左傳作無極竿旌二壘者謂譚尚也

使股肱分成二體勾

脅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

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

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開

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

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

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

以成王業

若周公誅管蔡之類

或欲以定霸功

若齊桓公殺子糾也

皆所謂

逆取順守而徼富彊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

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

公羊傳曰紀侯

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也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於襄公復

離也何離爾遠祖也衆公烹於周紀侯諧之遠祖者幾
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諧齊哀公於周周夷王烹哀公
其弟靖立是為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
文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
遷去其邑是
為九代也
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

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

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

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

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不可嗒樂盈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匄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有如河乃瞑受含伯游荀偃字也宣子即士匄也士燮之子士會之孫且君子違難不適讎

國交絕不出惡聲

左傳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杜預曰違奔亡也史記樂毅遺

燕惠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

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

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

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

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

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

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

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

之於象教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教終受有鼻之封

願捐棄百病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

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為請京使居之段繕甲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史記曰舜名重華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弟象為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鼻國在永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

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

諫之並不從

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關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

義親尋干戈僊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
派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
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
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
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
剛柔相濟然後剋得其和能為用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
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
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
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剋已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獎
王室若迷而不返遵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
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
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
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
同盟永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粲傳

曹操遂還救譚

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

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

以子整聘譚女以安之

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鄴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

追進爵諡曰戴公

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

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

逆耳而便於行

孔子家語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願將軍緩心抑怒終

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

左傳晏嬰曰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晉解揚曰受命以出有死無隕死而成命臣之祿也

苟圖危宗

廟剝亂國家親疎一也

左傳曰天實剝亂也

是以周公垂涕以斃

管蔡之獄

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季友獻欵而

行叔牙之誅

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為季子諱殺也莊公病叔牙曰魯一生一及

君以知之慶父存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何則義重人劉攽曰注慶父存也案公羊云慶父也存

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

軍以為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

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

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相謂曰數人飲之

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

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厄曰蛇固無足子
安能為足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曲辭諂媚交

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閼沈之迹放兵鈔突
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
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
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
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
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
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

貽遺也
不世猶

言非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尋干戈以相征討譚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敗尚走保險譚追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僵屍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

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

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

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位

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

墮音許
規反

積怨肆忿

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雖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

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

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數躬布

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

賜環玦

孫卿子曰絕人以玦反人以環

譚不納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

將馮札為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

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

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室突門旁為索充竈狀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素薰之也

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

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

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

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

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為營

漳水

之曲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

藍口

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嵯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

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

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

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

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

射之幾中

幾音祈中音竹仲反

以其兄子榮為東門校尉榮夜開

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

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

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

斬之

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

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既有意活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

全尚母妻

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為刺史曹操之圍鄴也

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

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

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

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

趨音促

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

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袞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歎至別駕代郡韓珩

珩音行

曰

吾受袞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

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

以厲事君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弟宗族稱弟也

曹操

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

守舉兵守壺口關

潞州上黨縣有壺山口因其險而置關焉

十一年曹操自

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

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

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故也

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

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

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為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彊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為玄兔小吏稍仕

○劉放曰玄兔案郡名皆作菟

中平元年還為本

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已夙無恩者遂誅滅百

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

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

小石為足度以為已瑞

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

延里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度益喜

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

東萊諸縣為營州刺史

為猶置也

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

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

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

年司空曹操表為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
遂據遼土焉

劉表傳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

恭王景帝子名餘

身

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
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

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廙

王氏譜曰廙字

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廙見執驚曰
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廙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詔書以

表為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

宗黨共為賊

又表術阻兵

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

宜城縣屬南郡本鄢惠帝三年改名

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畫

傳子曰越字異度魏太祖

平荊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耳

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衆不附

若表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

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

人表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

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

行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

郡

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

可傳檄而定公路

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

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

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

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表術

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

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為流箭所中

死餘衆退走

典畧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

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

此不同

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傕以表為鎮南

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為已援建安元年驃騎

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荊州

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

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

獻帝春秋曰濟引衆入荊州賈翊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為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衆而退劉

表自責以為已無賓主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為表北藩

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

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

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強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因是懷恨遂畔表於是

於是

開土遂廣南接五嶺

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

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

北據漢川地方

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

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

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

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

求儒術綦母闓宋忠等

闓音開

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紹遣

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

事中郎南陽韓嵩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

別駕劉先

說表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典故

曰今豪桀並爭兩

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

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

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

假嵩一職不獲辭命

劉攽曰案文當云辭不獲命

則成天子之臣將

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

以為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

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陳兵詬

嵩將斬之

詬罵也

嵩不為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

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

嵩而已

傳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不誅而囚之

六年

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年

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

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

康中冢見發表及妻身
形如生芬香聞數里也

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

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為琮娶其後妻
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
寵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
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
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
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

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

申生晉獻公之

太子為麗姬所譖乃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麗姬之譖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主見左氏傳

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之衆聞而傷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

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

南崩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

傅子曰巽字公悌瑗瑋博

達有知人鑒識○劉攽曰正文崩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業下文云釋嵩之囚則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有說亦當見封也

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

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

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

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

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

楚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汭杜預注曰漢水入口操以琮

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

○劉攽曰案韓嵩事在上

去此甚速不可少韓字也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

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

蒯越光祿勳劉先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

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為侍中其餘

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

赤壁山名也在
今鄂州蒲圻縣

劉備表琦為

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

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

悍勇也

深

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狠剛而

不和復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

韓非亡徵

篇曰狠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信者
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伉可亡也又曰太子卑而庶

子尊可亡也

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

木禺之於人也

言其如刻木為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龍一音義曰禺寄也寄龍形于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彊南夏魚儷漢

舳雲屯冀馬

魚儷猶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為魚儷之陳前書音義曰舳舥後持柂處也左傳曰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闕圖訊鼎禋天類社

闕圖謂若劉歆圖書改名秀訊鼎謂楚子問王

孫滿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爾雅曰是類是禘師祭也社者陰類將興師故祭之

既云天

工亦資人亮

工者官也亮信也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惟時亮天工

矜彊少成

坐談奚望

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深入遠征萬一劉表使備襲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

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
制輕之則備不為用雖違國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
回

皇家嬖身積業喪

家嬖也
嬖愛也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考證

袁紹子譚初交殊族卒成同盟○文義難曉疑有脫誤
宣子之臣承業○以魏氏春秋參校衍一臣字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顧○

臣世駿

按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

時江南宗賊大盛注宗黨共為賊○宗焯曰宗恐與巴

實之實同義

江夏賊張虎陳坐○何焯校本坐改生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劉攸曰按下文云釋嵩之囚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日知錄曰是表卒之後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乃釋嵩之囚此史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何焯曰魏志云知嵩無他乃止是則嵩未嘗見囚實勸琮降也封者十五人焉知嵩不在其中范書兼採傅子弗誅而囚之說後又補釋嵩之囚一語而仍陳氏越嵩及

東曹掾云云乃不覺違反也韓嵩二字宜存而論之

後漢書卷一百四下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劉表呂列傳第六十五

劉焉傳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

竟陵今復州縣

魯恭王後也

恭王景帝

子名 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

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為交趾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為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

前書任安為監北軍使者

太僕黃琬

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

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

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

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

進攻雒縣

今益

州雒縣

殺郗儉又擊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

綿竹及雒

屬廣漢郡并蜀郡犍為郡

馬相自稱天子衆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

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為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馬到以龍為校尉徙居綿竹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馬家遂任魯以為督義

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修

○劉攽曰案文多下一遂字

將兵掩殺漢

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

修而并其衆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它事殺州

中豪彊十餘人

蜀志曰殺王威李權等

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為

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馬擊破皆殺之自此意氣

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

重輜重也

焉四子範為左中

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

蜀志曰璋字季玉

並從獻帝在

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焉焉

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

馬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

漢世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

範及誕

並見殺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

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疽發背卒

說文曰疽久癰

州大

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為刺史詔書因以璋為監軍使

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

馬僭擬乘輿器服韙以此遂屯兵朐臄備表

朐音蠢臄音如尹反

屬蜀郡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也

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

悉收以為衆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畧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甚得衆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

輯和也

乃陰結州中

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

於江州斬之

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

張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

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數為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羲為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

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
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
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
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
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

備

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祖真字喬卿父衍字季謀

璋主簿巴西黃權諫

曰

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景附權開城堅守須璋稽服乃詣先主主稱尊號將

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義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

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自收權
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
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
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
死為幸何古
人之可慕 劉備有梟名
梟即曉也 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

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
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

陵馳至涪城

涪城故城今綿州城

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

蜀志曰是歲建

安十

六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

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

益郡耆舊

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公不甚禮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勅諸關戍勿示松飲宴之間一省即便闔誦以此異之

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

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

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

肌膚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

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

公安今荆州縣

歸其財寶後以病卒

蜀志

曰先主遷璋于公安南猶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破閬羽取荆州以璋為益州牧留住梓歸

明年曹

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

學道鶴鳴山中

山在今益州
晉原縣南

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

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

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

領部衆衆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

但令首過而已

魏志曰大抵與黃巾
相似首音式救反

諸祭酒各起義舍

於路同之亭傳

傳音涉
懸反

懸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

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

原免也

然後行

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理民夷信向

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

張修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實無益於療病小入昏愚競供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自隱其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

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

袁山松書

建安二十年
置漢寧郡

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

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

魯功曹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

土沃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

署置執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為禍先魯從之魯自在漢

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

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其地

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也

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萬拒關

固守

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關堅守

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

將稽顙歸降閭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依
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
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
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
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
軍封閭中侯邑萬戶閭中屬巴郡
今隆州縣將還中國待以客禮
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為列侯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觀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

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

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

庶乎見幾而作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

之情用

衍饒也

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

案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

老子曰國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

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

草而悅見豺而戰

袁術傳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

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

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為後將軍術畏

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英雄記曰咨字子議潁川人吳歷曰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為後害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劔罵咨遂執斬之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為南陽

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

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

○劉放曰案文術遠字蓋舊本有以

反字為還者後遂兩存而傳寫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反是及字遠是還字本云未及還也遣其將會

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為帝
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
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
桀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
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
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
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

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
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
溫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
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
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
又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
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
運之次陳大夫韓濤塗袁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又

聞孫堅得傳國璽

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中孫

堅北討董卓頌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

永昌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

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

輔

袁安為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遵並為司空

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

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

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猶服事殷

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

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

明公雖弈世克

昌

非猶重也詩云不顯
非代又曰克昌厥後

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

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

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

王肅注家語曰言
若丘陵之漸透遲

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

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

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

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

魏志曰範字公儀承
字公先河內人司徒

歆之
孫也

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

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

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引農天子播越

左傳王子朝云茲不穀震蕩播越播遷也越逸也言失其所居

宮廟焚毀是以豪桀發

憤沛然俱起

沛然自恣縱貌也沛音片害反

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

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

謀於黑山

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

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

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

劉繇也

元德爭盟

劉備也

是以未獲從命橐弓戢戈嘗謂使君與國同規而

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

完然自得貌

懼非海內企望之

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

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武王伐

紂曰殷有重罰

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

此二王者雖有

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

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

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

夙早也

天下雖未被其恩咸

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

世相承

安生京生湯逢生衎凡五代

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

為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
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

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

駁難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

藥苦口利於病

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建

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

仲或作沖以

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

竊號告呂布并為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

時獻帝在許

術

大怒遣其將張勲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

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

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蘄陽

水經曰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鄴元注云即蘄山

也西南流經蘄山又南對蘄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

以拒操操擊破蘄蕤而勳

退走術兵弱大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
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為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
與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
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
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

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及竊

偽號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

九州春秋曰司

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馬甚愛幸諸婦姑其寵紹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並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懸之廁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也厚加殯斂焉 自下饑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

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

瀟山

瀟縣之山也瀟今壽州霍山縣也瀟音潛

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

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

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
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

君擁有四州

青冀幽并

人戶百萬以彊則莫與爭大以位則

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

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

袁譚曹操使劉備徼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

亭坐簣牀而歎曰

簣第也謂無茵席也

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

病歐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勲

魏志曰勲字子臺琅邪人與太

祖有舊為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勲自恃與
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遂免其官也
孫策

破勲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為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

福者歸於信順乎

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

夫事

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
信變詐妄生矣況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
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傳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

丁原為騎都尉原屯河內

○劉攽曰案文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

以布為

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為執
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為騎都
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
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
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
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

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

幾音祈

時允與

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
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
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
事已見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
侯允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
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
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

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為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塹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

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

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

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已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

安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

郡

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

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

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

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

陳留地平四面受敵故謂之四戰之地也

撫劔顧眄

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

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勢

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

等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

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
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
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
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為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
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
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為術報耻功

一也

董卓殺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為曹操

所敗

興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兗州刺史東之郡

而太祖已臨兗州尚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也○劉放曰注刺史東之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郡案刺史不當言郡蓋是部字

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

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

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

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

高祖本泗水郡

沛縣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為沛郡小沛即沛縣

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已害

為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
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
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圍中不
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
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
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

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

諸君觀布射戟小支

周禮考工記曰為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云援直刃

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傍曲支

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

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盾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為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

有累卵之危矣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

弩操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惛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隣國謀議將興壞臺

兵公乃

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盾送

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

子野心誠難久養

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

非

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

布意乃解袞術怒布殺韓盾遣其大將張勲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

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

卒音七忽反

謀無素定

素舊

也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

戰國策曰秦惠王謂

寒泉子曰蘇秦欺敵邑欲以一人之知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

立可

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袞術造逆宜共誅討奈

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建功
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遲奉
大喜遂共擊勲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衆潰走
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
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
諫止英雄記曰順為人
不飲酒不受饋所將
七百餘兵號為千人
名陷陣營布後疏順
奪順所將兵亦無
恨意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
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

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衆
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
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
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
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二十四就

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後從征呂布為流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之比為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

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

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
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
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
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
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
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
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
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塹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

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

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

門白門大城之門也酈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於此○劉放曰下邳有三重大城之門案文

多之門二字緣下文有大城之門遂致此衍

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

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
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
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
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
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
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杜預注左傳曰頷
搖頭也音五感反布目備
曰大耳兒最叵信蜀志曰備顧
自見其耳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
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劉攽曰案
文意當作竟宮指布曰是子不

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柰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

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

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布

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

王莽改並州曰庸部

曷云負荷地墮身

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後漢書卷一百五

後漢書卷一百五考證

劉焉傳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注漢世謂蜀為叟孔安國
注尚書云蜀叟也○按孔穎達尚書疏云叟者蜀夷
之別名漢世不即謂蜀為叟也光武紀中注引常璩
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將軍郭昌討平
之因開為益州郡是蜀人謂其西南勞深靡莫諸夷
為叟乃今雲南地也

魯字公旗○魏志作公祺

民夷信向注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何焯校本于妖賊大起下增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十三字漢中有張脩句下增駱曜教民緬匿法角八字張脩為五斗米道減去張字改角為脩又云按注中張脩裴松之云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

又主為病者請禱之法○何焯校本請禱下復增請禱二字

又實無益於療病○何焯校本于句下增但為淫妄四字

又以米置其中○何焯校本米字下增肉字

又使自隱其小過者○何焯校本使字上增教字

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何焯曰米道之後云自陵傳有玉印豈因魯常得之猶假以欺人耶

袁術傳孫堅得傳國璽注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何焯校本漢字下添傳字

呂布傳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魏志云術惡其反覆
拒而不受與此互異

二將軍親扶大駕○何焯校本扶改拔

後漢書卷一百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

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之情偽盡知之

矣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

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

前書曰莽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五人沒入為官奴

婢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琅璫其頸愁苦死者十七八輕法謂高祖約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也身衣大

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

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

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

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

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說文曰札牒也

勤約之風行于上下

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

禁坐猶御坐也

廣求民瘼觀納風謠

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

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

之最章章者也

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

又第五倫宋均之

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

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

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

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

隱發為明又引杖撞郎朝廷竦慄爭為苛刻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見意傳也

所以中興之

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

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

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廩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

慮長淑等皆
穎川人也

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

賢良而職事自理

王堂任陳蕃應嗣陳
寵任王渙鍾顯也

斯皆可以感物

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

張

輩類也趙謂趙廣
漢張謂張敞者也

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

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
今綴集殊聞顯迹以為循吏篇云

衛颯傳

衛颯字子產

颯音立

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

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洹潁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

含洹故城在今廣州含洹縣東潁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

也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

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

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

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出鐵

石

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

佗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

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

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

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

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

東觀記曰颯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

五千

勅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

須待也

居二歲載病

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

充代颯為桂陽

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

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也

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

之屬

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鄭玄注云愛蠶食也

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

焉

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官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屨亦苦之否御佐對

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屨皆充之化也

任延傳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

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

壯少

也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

季子吳王壽夢之少

子札也封於延陵也

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

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

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

就餐飯之

飯音符晚反

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

太末縣屬會稽郡今

婺州龍丘縣也東觀記云秦時改為太末有龍丘山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萇之隱處有一巖穴

如窓牖中有石床可寢處

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

四輔

謂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謂大司徒馬司徒司空也並莽時官見前書也

掾吏白請召之延

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

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

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謝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也

都尉埽

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

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

備錄

請編名錄於郡職也

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

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

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

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為業

不知牛耕

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

民常告糴

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

開廣百姓充給又賂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

適對匹

適音丁
歷反

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

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

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

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

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

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

偵伺也音
丑政反

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阯太守教導民夷

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

侔等也

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

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

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

累息累氣

郡北當

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

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

黃石雜種號也

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

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

造立校官

校學也

自掾吏子孫

○劉攽曰案吏當作史說已見前

皆令詣

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

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

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傳

王景字仲通樂浪訥邯人也

訥音諾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

八世祖仲

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

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

襄及興居

並高祖孫齊悼惠王肥之子也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

家焉父閔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

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
擊之至遼東閔與郡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
為列侯閔獨讓爵帝竒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
閱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
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
作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
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
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

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

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修
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

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

為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

武帝年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

即擁塞

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

也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

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

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

皆在河中充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

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

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

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

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

禹貢圖及

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

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

砥績

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言破禹所致功之處也或云砥績山名也

直截溝澗

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

爾雅曰逆

流而上曰洄郭
璞注云旋流也

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

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

員吏如西京舊制

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略偏乃以校尉王延

代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護都水使者中興以王府掾屬為之

景由是知名王吳

及諸從事掾吏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

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

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

都

○劉放曰案此少一賦字

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

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

惑會時有神雀諸瑞

章帝時有神雀鳳凰白鹿白鳥等瑞也

乃作金人論

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

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

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

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

景

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

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

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為六經所

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

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

蔡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青烏之書也

堪輿日相之屬

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

之法也

適於事用者集為大衍玄基云

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秦彭傳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

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

城門候

續漢志城門候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

來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劉敞曰注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案此解開陽少

開陽二字

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

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

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

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

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

有遵奉教化者擢

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襲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傳

王渙字稚子廣漢郫人也

郫縣故城在今梓州郫縣西南也

父順安定

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

剽劫奪也

晚而改節

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

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

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

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

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以方

略討擊悉誅之境内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

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

部郡

繩直也

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

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

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

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摘姦伏

譎詐數術

也

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算

智算若神也

元興元年病卒百

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歛致奠醑以千

數

酖音張芮反說文曰祭酖也

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按

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

鈔掠也

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

物如此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

之

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

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于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賊念在理冤清身苦體宿夜勞

勤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劉敞曰正文每食

案文當作祠

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

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昔大司農朱邑

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北海太守以理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性公正不

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右扶風尹翁

歸

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

翁歸廉平嚮正早夭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政迹茂異令名顯

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

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

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薛

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得能稱有潔白之性

屈柔之行進
退有度數也

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

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
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
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
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
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
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
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平中以劇令

勃海任峻補之

劇縣名屬北海郡也

峻擢用文武士吏皆盡其能糾

剔姦盜不得旋踵

左傳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糾逖王慝杜預注云逖遠也剔與逖通

一

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

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荆傳

許荆字少張

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

會稽陽

美人也

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

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

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

義家有別居之道

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婦判合

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

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彊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

少府荆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
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
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今死者傷其滅絕
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
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
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脆薄猶輕薄也不識學義荆
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
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

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

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

謝承書曰郴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

十有餘人也

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

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荆孫馘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傳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

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
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
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
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
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
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
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
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

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

也 貨易

先時宰守並多貪

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

也 詭責

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

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

敝求民病利

人所病苦及利益之事也

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

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

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

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

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

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

也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

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
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
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
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米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

非徒腹背之毛也

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每人古桑曰

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

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
毛毳也新序云晉平公餘並同也
而沈淪草莽好爵

莫及

易曰我有好爵
吾與爾縻之

廊廟之寶棄於溝渠

尚書顧命曰
赤刀大訓弘

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周禮大宗
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

謂日將夕在桑
榆間言晚暮也

而忠貞之節求

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

若珠翠
之屬也

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株為萬棄用者左右為之容耳

前書鄒陽傳曰蟠木根柢輪囷離奇
而為萬棄器者左右為之先容耳

王者取士宜拔衆

之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趨日月之側

日月喻人君也易
曰懸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崇高
莫大乎富貴

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

進賢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闢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

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見韓詩外傳

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傳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

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閒暇則以學文

文謂道藝者也

仕郡為功

曹察孝廉補新都令

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

政平化行三

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

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

譴責也

爭欲上言訪

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

上音時掌反須待也

太守樂以一身救百

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
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
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傳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矩少
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

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為諸公所辟拜議郎
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

○劉攽曰化之案文之字當作

人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

提耳訓告

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

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
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
方正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執以是失
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社

為沛相矩懼為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
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
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與瓊及司
徒种暲同心輔政號為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
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
罪臣下之義尚書湯誥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
有罪在余一人尚書高宗誠傳說曰一夫
不獲則曰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
時子之辜

靈帝初代周景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

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

順辭不忤旨默諫不顯揚也

多見省用

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傳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

悼惠王肥高祖子也

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

丕博學號為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

陵令

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

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

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為豫章太

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

者

愿謹也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先濯乃到市也謹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

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為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項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

共為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

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劉放曰注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

賣當於井上案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

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龙眉皓

髮

龙雜也老者眉雜白黑也

自若邪山谷間出

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也

人齋

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
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
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
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
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為宗正大
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
將作大匠復為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為司空頻遷司
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

登卿相而准約省素

○劉放曰按文言准都無義蓋本是廉字

家無貨積嘗

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以待劉公不

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弟

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

齊名稱

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弘曰若使明君用

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

董卓入洛陽岱從

侍中出為兗州刺史虛已愛物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

青州黃巾賊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

戰死興平中繇為揚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傳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

續漢志考城故菑陳留風俗傳曰章

帝惡其名改為考城也

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

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

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

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
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

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

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

院為落也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

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恣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

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

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謝承書曰覽為縣陽遂亭長好

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
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

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
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也

○劉放曰注言元覽呼元
誚責元案文多一元字

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

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

鳴臬即鵠臬也

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

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

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

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

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

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

時渙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

今日太

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

行

卒終也

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

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竒之

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

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

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

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

嗟歎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

在宴居

宴安也論語曰子之宴居

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

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
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
名

童恢傳

童恢字漢宗

謝承書童作
儻恢作种也

琅邪姑幕人也

姑幕故城在
今密州莒縣

東北

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恤九族鄉里賴全者以

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
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

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
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
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
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
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
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
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
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

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
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
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
先辟之翊陽喑不肯仕喑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
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
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贊曰政畏張急

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人亂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弦急則小弦絕

矣故急轡街者非千里之御也

理善烹鮮

老子曰理大國者若烹小鮮也

推忠以及衆

瘼自蠲

推忠恕以及於人則衆病自蠲除

一夫得情千室鳴弦

一夫謂守長也

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之情則其下鳴弦而安樂也

懷我風愛永載遺賢

沈約宋書

載曄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史書恒覺其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

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

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執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書比方班氏所作非但

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

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

情狂言耳

後漢書卷一百六

後漢書卷一百六考證

王景傳集為大衍玄基云○為字監本作於依宋本改
仇覽傳選為蒲亭長○謝承書作陽遂亭長

時考城令河內王渙○

臣會汾

按范冉傳作王與

後漢書卷一百六考證